

香港·香泽……

罗孚



罗孚著



全国百佳出版社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mittee for Publishing

香港香港……

罗孚 著



全国百佳出版社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香港, 香港……/罗孚著.

—北京:中央编译出版社,2010.10

(罗孚文集)

ISBN 978-7-5117-0535-8

I. ①香…

II. ①罗…

III. ①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77578 号

香港, 香港……

出版人 和 龔

策划编辑 高 林

责任编辑 叶 芳

编辑信箱 yefang58@gmail.com

责任印制 尹 珺

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(100032)

电 话 (010)66509360(总编室) (010)66511239(编辑室)

(010)66161011(团购部) (010)66130345(网络销售)

(010)66509364(发行部) (010)66509618(读者服务部)

网 址 www.cctpbook.com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 200 千字

印 张 9.375

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25.00 元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

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。电话:(010)66509618



1980年,罗孚和林风眠先生在一起



我行我素我罗孚

在网上搜索“罗孚”这个词，往往可以搜到的是一个名贵的汽车品牌。今天，我们要介绍的“罗孚”，却是一位文人，一位有名的文人，一位颇有来历的文人。

罗孚是他的笔名，他本名罗承勋，1921年生于广西桂林。

他是一位报人。1941年在桂林参加《大公报》，从练习生做起，先后在桂林、重庆、香港三地的《大公报》馆工作，一共干了41年。徐铸成说他文品皆优，胡政之也说他头脑清楚。他做到香港《大公报》副总编辑和香港《新晚报》（即《大公报晚报》）的总编辑，还编过《大公报》、《文汇报》的《文艺》周刊和《海光文艺》月刊等。

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位报人。

1947年，他作为进步知识分子，参与了重庆地下党的理论刊物《反攻》的创办和编辑工作，《反攻》的领导人正是当时还没有被称作江姐的江竹筠。1948年，他在香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以后长期在廖承志同志的领导下工作，廖公称他作“罗秀才”。

上世纪50年代，叶灵凤寓居香港，在他和朋友们的鼓动和帮助下，为左派报刊撰文，一时间凤兮归来，霜红正晚。70年

代末，聂绀弩从沁园回到家，一副病躯，满脑子都是诗。他在香港以野草出版社为名，出版了聂诗《三草》，如今，老聂的诗成了一代人的心灵史。更早一些时候，查良镛还是一位编辑，写了几部电影剧本也没找到感觉，他鼓励这位同事在《新晚报》上开天辟地写武侠小说，以后，我们就看到了“金色的金庸”；类似的，还有梁羽生。再晚一些时候，他在《读书》杂志上写文章介绍香港作家，一篇《你一定要看董桥》，使得这位经济学出身的编辑，更上层楼，名满大江南北……

其实他还是一位作家，首先是一位散文家，他把发表过的文章汇集成册，有《风雷集》（1957）、《西窗小品》（1965）、《繁花集》（1972）和《香港文丛·丝韦卷》（1993）。作为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，他不遗余力地为主旋律讴歌，似乎其中也有那么一点“风花雪月”。有人称他是香港左派文化阵营中的“一支健笔”，他却说，早年的文章不忍卒读，“四十多年来我写了不少假话，错话，铁案如山，无地自容”。萧乾评论说：“这是巴金的《真话集》问世以来，我第二次见识到这样的勇气，这样的良知，这样的自我揭露。”

1982年起，由于一个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原因，他在北京蛰居了十年。从此，罗承勋改名为史林安。可是，黄苗子和郁风一定要管他叫“史临安”，临安者，南宋偏安之地后来的杭州是也。

北京十年，其实不是蛰居，是谪居。走了罗孚，来了“柳苏”。柳、苏，当是柳宗元和苏东坡。他说，我安敢自比柳、苏，只是取了其中的贬谪之义罢了。话虽这么说，事实上他成了“专职”的作家，也迎来了自己创作的高峰。这期间，他写了介绍香港形形色色的《香港，香港》、《香港作家剪影》和

《香港文化漫游》，描绘了一幅 97 以前香港文坛的画卷，他肯定香港是有文学的，也有很多好的作家。他写下了二十余万字的散文和随笔，见诸大陆和香港的报刊。他还读诗、写诗、解诗，自己写了许多首旧体诗，编辑了聂绀弩的诗集，写了《燕山诗话》。柳苏比起罗孚，又多了一点冷峻和老辣，好像还有一点忧伤和无奈。

当然，他还不止是写作，还有交游。和他作忘年交的有：沈从文、夏衍、冰心、启功、钟敬文，他的密友还有舒芜、舒諲，和他一起吟诗作赋、唱和作答的有：黄苗子和郁风、丁聪和沈峻、吴祖光和新凤霞、杨宪益和戴乃迭，还有黄永玉、王世襄、范用、邵燕祥……这些也都成了他的创作题材。他为新组建的三联书店写作并出谋划策，沈昌文曾说：“柳苏先生熟谙港人港事，许多人、书、事都是他亲历、亲闻。文章不仅生动而富文采，而且具有史料意义。他还帮助我们扩大了自己的出版范围，开辟了一条通往外面世界的道路。”

1993 年，他回到了香港。他说，我对香港，未免有情，我恋香港。余年无多，“岛居”最久。这些年，他又在报刊上以“岛居杂谈”和“岛居新语”为栏目，写了大量的散文和随笔。年事虽高，笔锋仍健。出版了《文苑缤纷》、《丝韦随笔》等书，还编了一个专辑《香港的人和事》。

主持《新晚报》后，他以“罗孚”登记了身份证，也不再使用其他笔名。几十年来，他用过十几个笔名。也许是留恋家乡的山水，他用过“石发”；抗战时崇尚罗斯福，同事们管他叫了这个“花名”，他就做了“史复”和“罗孚”；写革命文章时是“封建余”；办报时作“辛文芷（新闻纸）”；抗战时期在重庆替宋云彬主编的《民主》周刊写“无花的蔷薇”专栏时为“丝

韦”；上世纪 60 年代为文时又称“吴令湄（勿令迷）”。当然，还有“柳苏”。现在，罗孚，既是本名，又是笔名。

罗孚“岛居”以来，他的作品似乎也被“岛居”了起来。今天，我们整理出版罗孚的著作，就好像迎接一位长者的归来，也应了聂绀弩写给罗孚的诗：“惜墨如金金似水，我行我素我罗孚。”

编者

2010 年 9 月 2 日

目 录

- 001 / 芬芳港
- 005 / 香港人
- 010 / 最大的人情
- 013 / 香港的中国心
- 017 / 中国第一港
- 020 / 香港的世界第一
- 023 / 亿字头的人
- 027 / 四大支柱和擎天一柱
- 030 / 雪耻的工业
- 034 / 国际金融中心
- 036 / 银行多过米铺
- 040 / “金鱼缸”狂潮
- 044 / 旅游天堂
- 047 / 太平山顶望下来
- 050 / 宋台和宋城
- 053 / 海洋公园
- 056 / 吃在香港
- 062 / 一盅两件

- 066 / 食街和为食街
068 / 大档和大牌档
071 / 酒和酒之外
075 / 大厦和天桥
078 / 大厦千万间
082 / 楼花种种
086 / 行路难不难
090 / 游车河
094 / 电话和藕线
097 / 水哉水哉
101 / 衣乎衣乎
105 / “快活一百年”
110 / 麻雀耍乐
113 / 抢劫国际化
119 / 跨国黑社会
123 / 凤楼和别墅
127 / “走鬼”
132 / 搏
136 / 捞
139 / “胜完可以再胜”
142 / 女强人
146 / 再谈女强人
150 / 女强人之外
154 / 女人街
157 / 菲律宾女佣
160 / 报纸城

- 166 / 爬格子动物
- 171 / 块块框框
- 175 / 新派武侠小说
- 179 / 工夫片
- 184 / 电影圈
- 188 / “茄喱啡”
- 192 / 五台山·电视人
- 197 / 体育小景
- 200 / 大学和大学生
- 204 / 巴金热
- 208 / 艺员和神
- 212 / 诸神和关公
- 216 / 看相算命，排队等一年
- 220 / 三板斧
- 224 / 墙外·墙里
- 229 / 墙上狐影
- 233 / 鸡脾打鬼
- 237 / 绿与黑
- 240 / 时间就是，效率就是……
- 244 / 小农和荒村
- 247 / 渔村和避风塘
- 249 / 特殊的九龙城寨
- 252 / 奇异中英街
- 255 / 香港·蛇口·深圳
- 259 / 香港澳门“双城记”
- 264 / “我爱香港”

- 268 / 香港好
- 272 / “好在自由”
- 276 / 坏在哪里？
- 280 / 一片心声
- 283 / 公仔纸和免费报
- 285 / 《香港，香港……》后记

芬芳港

就严格的意义来说，香港是一个很小的岛屿。大约有两天的工夫，你就可以不疾不徐地，环绕着它走一个圈子了。

但它的名气却远远比它的身体大得多，无法衡量，百倍也不止，特别是最近这十几年来。

人们谈到香港时，所指的却不仅仅是这紧紧靠着大陆，总是不舍得和大陆离开得远远的这个小岛。香港，它包含的是远远大于香港本岛的，还有九龙半岛，还有半岛上被称为新界的许多地方；而新界，又包含了半岛之外，一些大大小小的离岛，其中一个叫做大屿山的，比香港本岛还要几乎大一倍。

大屿山是一个岛，它是海中山。香港也是海中山，主峰是太平山，又叫扯旗山。当年海盗在那上边扯起过旗子，近一百多年是英国人在那上边扯起旗子。

香港的历史当然要比英国人来扯旗子的历史早得多。这一片海上还没有英国人时，早就有了香港。

考古学家可以从离岛上多处石壁发现的雷纹，多处地里掘出的陶片，把香港有文物的历史从现在朝古代推上四五千年。

有书为证的时间是南唐五代。“石韞玉而山辉，水怀珠而川媚”（陆机《文赋》），就在九龙半岛上，五代时有个地方叫媚

川都，南汉王刘愷派兵在那里采珠，直到宋朝，才因产珠日少而放弃。据说，媚川都就是今天新界大埔附近的吐露港。

南宋末代皇帝逃亡到这里留下的古迹和传说就更多。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名句，“惶恐滩头说惶恐，零丁洋里叹零丁，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，那零丁洋就在香港的海外。

但香港的名字似乎一直到清朝才叫开来。那时候，现在的香港和深圳市、宝安县三位一体，都属于新安县。宝安的邻县东莞出产名香，运到香港岛西端的一个渔村出口，香港之名就是这样起来的。也有人说，那渔村附近有一条瀑布，把清香的山泉流泻下来，让来往的船只都享受这泉水的美好，而香港之名也就被这些船只带到近处和远方了。人们今天已经看不到这样一条瀑布，也就不怎么相信这个传说。

今天还看得到的，是已经和几十年前风光大异了的叫做香港仔的这个渔村。渔民虽然还有，渔船虽然还有，但一个新的工业区已经在岸边建立起来，同时也矗立起一个新的住宅区。

要谈谈这个香港仔的“仔”。在广东话中，它是男孩子或婴儿的意思。香港仔也就是小香港。没想到它却是老香港，香港就是因它充当东莞香的出口而成名的。

香港岛是海中山。这山还有个名字叫香炉峰。炉峰因此也就成了香港的别名。大约是因山形有些像个香炉吧，不过，香港却并不是沾这点光而姓香的。

也有人爱把香港叫香江。无论是香港本岛或九龙半岛上，都没有这样名字的一条河。离岛上也没有什么小小的水流叫香溪，像王昭君的故里那样。

望文生义，倒是有过英国人，把香港译成“芬芳港”的。这似乎有些先见之明。那时候，香港倒不见得怎么芬芳，而今

天，它的大名却使人感到确有芬芳之处。不是么？它身上挂着多少个“国际中心”，又披着多少个“世界第一”？

然而，就在几年之前，邻近的五羊城有人还笑它满身是“香风臭气”呢。在这样的话里，“香”和“臭”并不矛盾，只是同一，“香”也是臭的同义语。

它还真有过“臭港”的外号。那是在这个世纪的二十年代里，一场省港大罢工，使这里的街巷处处垃圾、码头货如山积，城市渐趋瘫痪，还能不是个“臭港”？

事实上，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，它其实就可以当“臭港”之名而无愧了。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船不仅熏臭了这个港，还熏臭了中国的许多地方。正是在这一阵巨大的恶臭中，香港才失色，中国才失去香港。

我们说香港失色，有些英国人却认为香港是因此生色了。这是香港人欢喜说的一句话，“观点与角度不同”。英国人把香港称为“东方之珠”。事实上，真正的珠光大显于世，也只是最近这十几年。请注意，说的是“大显”。

英国人也有把香港称为“民主橱窗”的。那只能是西方的“民主橱窗”。而事实上，就是西方的民主也没有完全在这个橱窗里展出过，部分是有的。西方的民主已经是残缺的民主，而这里的就更是残缺而又残缺了。

说到窗，五羊城还有人说它是“南风窗”。这是赞词还是贬词？在希望从香港亲友得到一点好处的人口里，是赞；为“香风臭气”而皱眉的人，这就当然是贬了。这也只是一时的风气。

长时期英国官方是叫它做殖民地的，还画出了一个徽志，上边是一幅《阿群带路图》。阿群是当年英国鸦片船初来替他们带过路，效过力的一个“香港仔”（这里的“香港仔”就是香

港人，和“香港佬”似是对称而实际是一个意思)。这个徽志十几二十年前突然废而不用了。后来，殖民地的头衔也宣布撤销。

大家都知道，那时候中国已经向联合国提出：整个香港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，中国在适当的时候要对自己的这一片领土恢复行使主权。

于是，有的英国人把香港称为“借来的地方与时间”（这是一本写香港的书的名字）。事实上，说是“租借”九十九年的只是新界这一部分。但这里却把香港、九龙、新界统统都包括到“借”里面去了。这也正好说明了他们的“借”是充满着一些什么样的历史的血泪。

地，香港人和邻近的澳门的人爱说，“香港地，澳门街”。这是极言其小，香港不过是一小片地，而澳门更小到只有一条街，尽管事实上这边不止一片地，那边也不止一条街。

时，指着的是一九九七年。那是香港物归原主的时间。

这样一个时间，在有些人看来，是世纪末；但在中国人看来，却是一个新世纪加快了一点步伐作新的开始。两年多以后就是二十一世纪了。

历史将展开新的画卷。合浦珠还，“东方之珠”将初耀新的光芒。洗去了异国“江湖客”带来的尘垢，我们将有一个真正的“芬芳的港”。

一九八四年六月